

（上接2版）

右将其送回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为后秦镇守北境。因勃勃祖辈曾在此称雄八十年，根基雄厚。这一部族现在多被称为“铁弗匈奴”。但这个混杂了不同来源概念的词汇，并不能够准确反映这一人群的性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既不“铁弗”，也不“匈奴”。本文姑且以“铁弗部”称之。

“铁弗”之称，来自《魏书》。《魏书》有《铁弗刘虎传》，铁弗部与赫连夏的事迹本末荟萃于此。其中开篇即言“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可见“铁弗”为一北族词语的汉字音译，意为父系匈奴与母系鲜卑混血而成的人群。但在《魏书》以外的其他史料中，基本看不到以“铁弗”来称呼这一部族的例子。相反，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后在改姓诏书中曾明确表示以“铁弗”为耻。这个词语很可能只是北魏的核心部族拓跋部对铁弗部的蔑称，意思接近于“杂种”之类。以贱名加之于敌，在北魏并不鲜见，如称柔然为“蠕蠕”，称南朝为“岛夷”，赫连勃勃的名字也被改作“屈子”，皆为其例。

另外，虽然“铁弗”的中古音和“拓跋”颇为接近，但二者的意义和用法很不一样。据罗新先生的研究，“拓跋”来自拓跋部历史上一位重要酋长的名号，是美号而非贱称。这一名号既是整个族群的名号与身份标识，也被其核心家族垄断为姓氏代代传承。“铁弗”之称若亦为美号，赫连勃勃也就不至于以之为“耻”了。而如“铁弗刘虎”之称所示，铁弗部的核心家族为“刘”姓，并非“铁弗”。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后的所谓“改姓”，是从姓“刘”改为姓“赫连”。

从“南匈奴刘猛”到“乌丸刘虎”

铁弗部的核心家族为“刘”姓，标示的是他们与南匈奴单于家族间的血缘关系。赫连勃勃的曾祖刘虎被《魏书》称为“南单于之苗裔”。东汉初年（1世纪中）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并入塞居住，后逐渐内迁至山西西南部的汾水流域。曹操在建安时期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单于家族也在魏晋时期改为刘姓。西晋末年起事的刘渊，主要依凭的就是南匈奴部众，并成为十六国中汉及前赵国家的统治族群。

刘虎的谱系可以清晰追溯至魏晋之际的南匈奴单于家族。其祖父为左贤王去卑，行迹见于建安前后。去卑之子刘猛在西晋时任北部帅，居于新兴郡（今山西省忻州市），领有四



铁弗部与赫连夏世系图



北魏·人面镇墓兽

千余落部众（约2-3万人）。

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说铁弗部的主体人群为南匈奴部众。因为刘猛于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叛晋出塞”。可以想象，这一违背西晋规制的叛乱行为只能得到其领下部分南匈奴部众的追随。而在西晋一方的攻势和利诱之下，刘猛很快为部下所杀。其部众主要一分为三。一部分当回到了西晋塞内，一部分随刘猛之子副伦投奔了当时尚居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的拓跋部。一部分则在刘猛兄弟浩升爱的率领下，继续活动于山西北部乃至内蒙古中部的塞外地区。刘虎正是刘浩升爱之子，据说一名乌路孤。

刘虎再次出现在历史中已在近四十年后。永嘉四年（310），刘虎联合白部鲜卑南攻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刘琨向盛乐一带的拓跋部请援。拓跋部乘机南下，与晋军共攻刘虎。刘虎被击溃后被迫退出代北，带领部众西渡黄河进入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逐渐将此地区经营为铁弗部的根基之地。而铁弗部原来活动的代北地区则被拓跋部占领，其首领猗卢从西晋朝廷获封“代公”、“代王”之号。

有趣的是，在西晋一方的史料中，攻击刘琨的刘虎被称为“乌丸”而非“匈奴”。这里的所谓“乌丸”，应该不是指东汉

末年活跃于华北边境的特定族群“乌桓”，而是像《魏书》所说的那样指前来归附的“诸方杂人”。也就是说，以刘虎父子为领袖所形成的铁弗部，虽然其核心家族来自塞内的南匈奴，但部众主体却是魏晋以来活跃于代北地区（今山西省北部）的各种匈奴-鲜卑混合人群。铁弗部作为一个政治体来说，其凝聚和成立是在西晋王朝的塞外之地完成的，样态与留居塞内的南匈奴五部之众必定有极大的不同。

出塞与入塞

铁弗部形成的契机在于西晋末年南匈奴北部帅刘猛的“叛晋出塞”。与之相比，拓跋部的核心家族未曾有过入塞经历。但是，二者间又存在着极大的共性。他们都形成于西晋王朝边境之外的代北漠南之地，主体部众都是魏晋以来在这一地区活跃的各种匈奴-鲜卑混合人群。相对来说，拓跋部在北，铁弗部在南。但二者的风貌当相去不远，与南方西晋王朝的关系也接近。刘琨引拓跋为援本意在于抗衡铁弗南下，但铁弗西走之后，勾注陉（今山西省代县）以北地区仍为拓跋强占，实际结果与铁弗南下并无太大不同。

这样看来，拓跋部也好，铁弗部也好，与五胡十六国中“天

下国家”的核心族群相比，尽管在魏晋王朝一方看来都是“胡”，其实存在重大区别。如前所述，拓跋部和铁弗部是在西晋塞外的非郡县地带完成其政治体发育的。而五胡“天下国家”的核心族群却都是自东汉至于魏晋已经内迁至中原王朝边境之内的入塞部族，其作为政治体的发育完成于王朝内部的郡县地带。

如南匈奴的内迁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汉魏之际进一步被分为五部，散居至山西中部、南部。羯人石勒被称为“匈奴别部”，出自山西东南部的上党，显然也入塞已久。慕容部在曹魏初年入居辽西郡，后先后参与司马懿征公孙氏和毌丘俭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进一步迁至辽东郡。氐人苻氏和羌人姚氏应该都是在魏晋之前即已内附，但作为政治体的成立要迟至后赵石虎迁苻健于枋头，迁姚弋仲于汲头，更是已深入中原腹地。对五胡国家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五胡时代”的终结者

拓跋部与铁弗部的“双螺旋”

西晋末年（4世纪初），铁弗部西入朔方，拓跋部南下占据代北。此后直至5世纪30年代北魏太武帝攻灭赫连夏，铁弗部与拓跋部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分别以朔方和代北为根基之地，保持了长久的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又表现为一种“双螺旋”的态势，即双方呈现为互为因果的交替发展。“五胡时代”就是在这种错位的双重打击之下走向了终结。

拓跋部和铁弗部东西分立之初，占据优势的是拓跋部。代王拓跋什翼健称雄代北，铁弗部虽时叛时降，但基本以臣服为主，双方甚至有联姻。但在立国关中的前秦将其势力范围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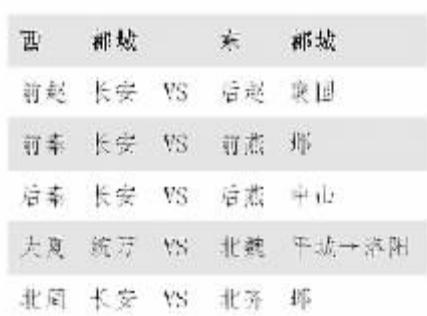
展至北境后，铁弗部刘卫辰投向前秦，引苻坚之兵灭代。拓跋部在代北的霸权为铁弗部和独孤部分领。什翼健幼子拓跋珪幸得不死，随母贺兰氏先后辗转贺兰部与独孤部。

淝水之战（383）后，前秦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后燕、后秦分据东西。拓跋珪在后燕的支持下，得以在代北复国。对拓跋珪来说，有灭国之仇的铁弗部自然是最大敌人。经过几年的势力整合，391年，魏军西渡黄河突袭铁弗部，刘卫辰父子宗族五千余人被杀，只有年仅十一岁的幼子勃勃侥幸逃脱。刘虎以来在朔方活跃八十年之久的铁弗部核心家族应是基本被消灭了。但北魏似乎无力在这一地区维持稳定统治，朔方此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

在道武帝拓跋珪的领导下，北魏势力迅速成长。曾经支持拓跋珪的后燕，在意识到他的巨大威胁之后，转而意图消灭之。395年，拓跋珪在著名的参合陂之战中大破后燕军。其后后燕皇帝慕容垂亲自北征，一度攻占平城，但未能击溃拓跋主力，反而病死于返军途中。北魏南下的攻势已不可避免。两年后魏军克燕都中山，后燕亡。398年，北魏迁都平城，拓跋珪正式称皇帝。

比拓跋珪制霸代北与征服河北略晚，铁弗部的复国运动也悄然开始。刘勃勃被立国中的姚氏后秦送回朔方，为其镇守北境。重返祖辈经营数代的旧地，勃勃的势力也迅速成长。407年，勃勃称大夏天王、大单于，正式与后秦决裂。其后十年间，夏军不断南侵蚕食后秦岭北之地（关中北缘山地以北地区），即使后秦皇帝姚兴亲征也无法扭转局面。至417年，姚兴死去，岭北之地尽为夏人所得。其间勃勃征发“岭北夷夏”十万人在朔方修筑宏伟的新都统万城。直接消灭后秦国家的虽然是为禅代而北伐的东晋权臣刘裕，但若无赫连夏十年来对后秦北境的蚕食，后秦国力不至于衰弱如此。事实上，

（下转4版）



五胡至北朝的东西对立

均资料图片



北魏·骑马乐俑



北魏·骑马仪仗俑